

望
君
日
記

篁君日記

記四月初一

沒有起床。知道是天晴，窗子上有斜方形太陽，窗外麻雀也叫得熱鬧，這是一個懊惱的早晨。不知怎樣，懊惱竟成了近半月以來像點心樣的不可離的東西了。莫明其妙的，略病樣的，有些東西在心中燃。不是對欲望的固執，又不像窮，只是懊惱。要做一點小事都不能。譬如打一段短文，那打字機近來就似乎毛病特別多；衙門是可上可不上的，一個怪地方，到那里去也只能聽到些無聊的談論，精致的應酬，與上司夸張的傲慢的臉，以及等級不同的謙卑。這全是些加人頭痛的情形。不去既無妨于月底薪水的支取，就索性不去了。像在隨意所之的

思索些事，就靜靜睡在小床上。思索些什麼？自己也不清楚。總覺得眼前是窄。是平凡，是虛空，但是不是想要寬一點，或免去平凡把生活變得充實一點？不，這又不想到。窄，平凡，虛空，是不可耐的，但仍然還是那麼耐下來了。依然活著，是明顯的事。身體也不見得比去年更壞。所以有時又如同平凡還反而適宜我一點。

隨意遐想的結果，就覺得開一個小小書店，賣菌子油，往國民軍中去，都會比間一兩天到署裏去簽一回到的事業來得有希望點，偉大點，至少是更合宜于我一點。不過所有也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在平常，屬于具體的計畫，就萬不會從我心中產生，想著，想著就算滿足了，這樣懦怯的怕去與現生活接觸，青年人中總有著是不少吧。

錶停了，看針還只指三點一刻，但外面大客廳已響了九下

起床的意思。玉奎進來，把一封信扔在近床棹子上，出

由河南寄來，看封面便已知道了。薄薄的四頁紙，輕描淡寫。分
顯露寫信時的沈痛，但抑鬱瘦弱蒼白的臉兒，如在紙前搖晃。
前寫此信時，是如何的含蓄了不幸，強著想來用文字安慰在外的人
一面還說鈍愚是怎樣的想到他的爹，唉，不幸的孩子！你不出世罷
。爸爸對你簡直是造了罪孽了。你娘若是沒有你，也不會妨礙她的學
業，你一來，你娘却只能棄了一切來照料你了。若不是爲你，你娘那
能走到那兵匪不分的故鄉終日四鄉奔走做難民？若不是爲你，你爹這
時也不會再這兒傍著別人了。犧牲了你爹娘的一切希望來生育你，你
要是再愛哭愛病，縱或是你爹是壞人，對你不敢要你做孝子，還有你
娘，就是爲料理你失了她康健的娘……做爸爸的想到你們母子
，只有哭了。

爲了可憐的異地母子們苦楚的解除，使我發瘋。十一點時，跑到東

安市場去占卦，只希望是從那儼然道貌的長老臉上得到一點空虛的安慰。我不能明白我爲甚麼便忽然成了菩薩的信徒，或者，妻之對於聖經之虔敬，久而久之，我也便感化于妻之誠心中了吧。誠誠懇懇的，在一個髮鬚全白了的占卦人面前，拈了香，磕了頭，用妻的名義禱告了一陣，到結果，長老開口了。

這使我吃驚。我明明在平常時節看出他是一個老騙子，但這時爲他那簡單又略像挾了點粗暴的聲音裏，我全心傾倒于他了。我想，牧師這東西，果然是在祭臺上能保持到他的應有的莊嚴，此外不必苛求于他，他就盡了他救人的職務了。如像此時的長老樣，他用他的嚴肅音容，抓著我心，捏著我的感情，使我把當時對他的輕譏還給他加倍的恭敬，在開口之前他先對我笑，這笑已就使我想跪下去請求他設法。

「這個，」那老神仙說，「這個是你男子的錯處。年青人，穩健點

，莫把自己擲到漩渦去。卦裏明明說是兩女爭著一男子！」

我笑了。我暗想我的剛才的誠虔的可笑。我看出這騙子的聰明了。故作莊嚴使我良心的悅服，又把著普通一個男子最關心最普遍的惑疑算在我賬上。但我仍然是爲他那不兒戲的態度所征服。待會兒，柔聲問他；

「先生，莫把子兒排錯了吧？錯處只在（爭）字上，不然就是一男（佔）二女。」

「先生，我是替女人問卦的，不是我！」

我待要把我撇開起，好看這老騙子怎樣的來轉他的舵。說話間，我是再不能收藏我對他鄙夷發笑的神氣了。

但是他可更進了一步。

「年青人，我告訴你，你可看這卦，這是小星——討姨太太的卦。不

信麼？以後靈驗時再來談談吧。」

滿口的胡說。我可不願意再聽了。

人到無聊時，求神，皈依宗教，是一個頂安全的隱藏地，但經過一番驢頭不對馬嘴的問答後，顯見得求神是不成，還只好跑進人的隊伍裏求醉麻是可靠了。

下午便到真光去。視官上的盛宴，影戲院中是可以恣肆滿足的，不過那老騙子的話總還在心裏。這對我是異樣滑稽的章法，倘若是真像那等小官僚一樣，討一個姨太太在家裏。從老騙子口氣上，可以看出姨太太這東西在社會上正在怎樣的流行。他方面，朋友中，三十來歲的人，事業地位，是每日站到大學講座上去教書，又不窮，竟叨不了

舊社會的光，又趕不上年青人的隊伍，徬徨無所歸寄，做單身漢子的又不少。這世界，當這婚姻制度崩潰的時節，真是太多想不到的犧牲！

雖然是滑稽，正因為老騙子一提，自己却粘著在這滑稽事上，妻的方面暫時無形忘記了。在座位面前，大致就有不少的姨太太或準姨太太吧。適如其分的收拾得身兒很香。頭則按照老爺的嗜好或剪或留。顧盼中都保留着一點誘惑老爺的章法。嘴唇為讓老爺有鬚子的嘴去擦的原故特別抹得紅紅的。……

接着是想起一個姨太太的生活——

每日陪到穿馬甲戴紅頂子瓜皮帽留有一小撮鬚子的胖子老爺睡到九點十點半才起床。吃了飯便去公園喝茶。夜間不看電影就打點牌。間一兩日又到老爺同事或親戚家玩玩。天氣略變就到瑞蚨祥去選老爺歡

喜的衣料。……老爺吸大煙。學到打點泡子，替老爺扛槍，是應做的事。吃醋也是一個姨太太應有應會的事情。還有挨老爺的……

還有讀過書的姨太太是如何生活？所能猜詳的是得多一樁上北京飯店跳舞的事情。但這就得看老爺爲人如何了。老爺是舊式的老爺，懂女人是隨時都在引誘男子；或隨時都有爲男子引誘之危險，老爺怕自己用錢買來的寶貝隨了別人去，跳舞是必不能許可的。就是半新式的老爺，設若看得出自己姨太太，長得比別的女人更好看，跳舞想來也是不去爲穩健。本來在一個輝輝煌煌燈光如畫的大方客廳中，讓自己姨奶奶去陪到別的年青漂亮小夥子樓着抱着，除了自己想從此升官發財，此外便是懼內的老爺吧。

從真光回來，得一點社會的新見解，就是照中國的經濟情形看來，姨太太制度是不能廢除也不必廢除的。一個部中普通辦事員，有個姨太

太，不也是平常的常見事情麼？一些軍閥，不是正在採用「大夫妻五十」的制度麼？女人方面呢，書，是讀的，但智識這東西在男子身上是一個工具，在女人則成了一件裝飾，不能與頸串一類物件生出兩樣用處來。因這樣，妾制的保留，就更可以滿足有了智識女人奢侈的慾望，是縱不適宜于多數人，但正如同近世的一切制度一個樣，至少于女人，于有錢的男子，已能憑了那制度享福叨光了。

夢幻的陶醉

李自珍作 定價三角五分

這是李君的第一作集，內包含作者近兩年中的作品八篇。他的作風外表上雖然很質樸無華，內容却蘊蓄着異常沉痛懇摯的情，不流於靡，讀後似乎有一個患了世紀病的青年在那裏作熱烈的呼喊一樣！現已出版。

十記日君筆

記四月初一的晚上

回到住處去，照老例八點半鐘才能開夜飯。

在餐棹上，姨太太的事情似乎應該忘記了。

事實可並不如此。同餐棹，就有一個姨太太。雖然這是別人所有的財產，無從來應符市場那老騙子說我的事情。不過，這終是一個姨太太。我爲我腦中所縈繞的預言，我開始做一些略近于傻子的夢了。一上棹我就用些爲平素不會有的眼光去注意她舉動。而她，是不久，也就有了些感覺，這感覺，神秘的，反應回來，我更傻了。

……不過，這人從裝飾上行爲上身分上都太同我理想到的姨太太生活離遠了。這是制止我向傻的方面走去的一個小打擊。姨太太人格的綜合，我總以爲是放浪一點是並不算過分的事。這人却小寡婦樣的樸素，沈靜又如同一個無風的湖面。若非從她那微長的蛋形臉龐上時

常現出些三月間春風樣子的和氣笑容來，真容易使一個陌生人猜想到她是一個喪了良人的可憐未亡人。

必是天上支配命運之神有意要在我們中間玩弄一點把戲來開心，男女主人全都不在家，飯，便是特意爲這幾個長久住客開的了。同棹是六人。這年青奶奶正安排自己的對面。每一度舉箸去挾菜，眼睛便一與眼睛相觸。記起日間那老騙子的言語，我無從禁止我去端詳她那小白臉兒。用一種非平時的異樣注意去搜索對面的人的飄忽的神氣，我在她未察覺以前便先感到了。在她臉上，我尋出了些天公打就她時雕鑿的痕跡。我發見了些在往常忽略過的頸部的曲線。我在她那一雙白淨勻整上面滿被覆了絨樣纖毛的耳輪上重新估了價值。那雙用白玉粉末和奶油調合捏就的手，使我生出驚奇了。其實，這縱是罪過，就算那輕微一點的罪過吧。因我先時所尋覓的意思，還只是不能忘情

于老騙子對我所示的預言。這方面，又恰是一個給人去從身體上發揮愛情的姨太太罷了。

——我不算一個皇后，但够得上做一個年青康健的男子的伴侶，身體完美無疵，靈魂亦還如處女清潔……

像誰在我耳邊啟示，這樣一來却壞了。我看她對我長久注意明瞭後的羞澀了。唉，真是一件壞事！這女人從我注視上。不知生出一些什麼足以使她紅臉的想頭！她將把我對她注意的原故想到使我也紅臉的事上去，那是無疑了。一個女人爲一個男人去計算，除了到要女人睡下去心跳的事外真已無可做的事。她自己無端的紅臉，就是準備一個男子對她扔給的愛情的接受。這我可以向天來證實，賭不拘何等的咒，我的罪，倘若是罪，實在是因了她犯罪，使我瞎猜瞎想，我才敢過去觸摸那愛情！我把握著那紅臉的印象，便忍了痛苦逃回房中了。

回到房中，我竟忽然發現了許多過去的怨屈似的，無從忍受的伏在床上。要哭，並無眼淚。而且又覺得是應笑。不是新得了什麼，也無失落的東西。我奇異我在過去居然能朦朦朧朧的一個人在此房中安住下來，如今是竟像辦不到的事情了。煩惱如同一羣蜂子，同時飛撲到心上來。我想把自己痛打一頓，我咬我自己的手臂。我又笑，笑我這時是快要發瘋，準備在一條危巖石梁上走路的人了。凡是發酒瘋的人都得喝大量的酒，我是在此喝一些空空洞洞戀愛的苦酒，過一陣，我就要做瘋子的事了。我同時又在嘲弄我自己，因為在醉麻的過程中我只一半是胡塗，另一上我保有的清明不單是能看人，看自己也還很清楚。

「這是戀愛麼」？「是的」，我就回答我自己。我還附加解釋，「乘著同是年青，就是互相把愛情完全建築在對方的身體上，靈魂也會

得到幸福的。一個看羊的牧女同到一個砍柴的黑少年就是這麼辦。我這樣行爲，我所感到義務的分量比較權利還要多。她是那樣年青那樣娟好却爲一煙鬼所獨佔。爲讓她來認識愛情，我就做她一個情人也應當，別的影響我可不必再管了。」

我不知我默了有許久。

聽到裡面屋子的笑語聲，從不休息。大家于飯後無忌諱的說着各樣精緻的諺語，這正是客人們一個頂好的消遣法，老主人不在家則尤其可以放肆。

我不能做什麼。甚至這未來而將要來到的戀愛道路應如何走去，也不能思索，我仍然只默着。

不久，聽到話匣子的一個跳舞曲在開始戰慄了。幾個年青客人大致是也開始在互相摟着在那大廳子裡鬧起來了罷。我能猜想她是必爲了

身分的原故，加以性格的靜沈，跳舞于她却無分。在話匣子旁照料的必屬她。她雖然不在廳中同別人搭著肩兒打回旋，那雙雅致的腳兒，總會活活潑潑的蹈踏。

這也不是沒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尋得出許多機會來將另一個人的臉攔到自己肩上來，大家都可以從繁促的曲子中將跳著的心兒去接受同舞的人疲乏後的一度柔媚的斜睇，我爲甚麼不去混到這一羣快樂人中去胡鬧？

只有將身從床上舉起的力量，我是旋又頹然倒在床上了。一個負了罪的人胆子是格外虛。一個有了戀愛的人羞怯是每每會不自覺的跑到臉上來。我沒有敢出去的氣概了。

讓時間慢其脚步而走去，儘跳舞曲攪擾我靈魂的安寧，我把妻在過去所給我的溫柔與目下我能想到的妻的痛苦引到自己心上來，以便抵